

南风

情感丛书

2004 《南风》 倾情打造

言情圣手的最新力作
青春爱情的经典读本

爱上柠檬树的少年

《南风》编

在这里，你会发现爱情的种种面貌，体悟到爱情的种种滋味，看见爱情的无限可能……你的心神会被某种力量牵引着在字里行间游走。

你的每个细胞都在激荡。为爱，为这番阅读。

2004《南风》

1247.7/N080

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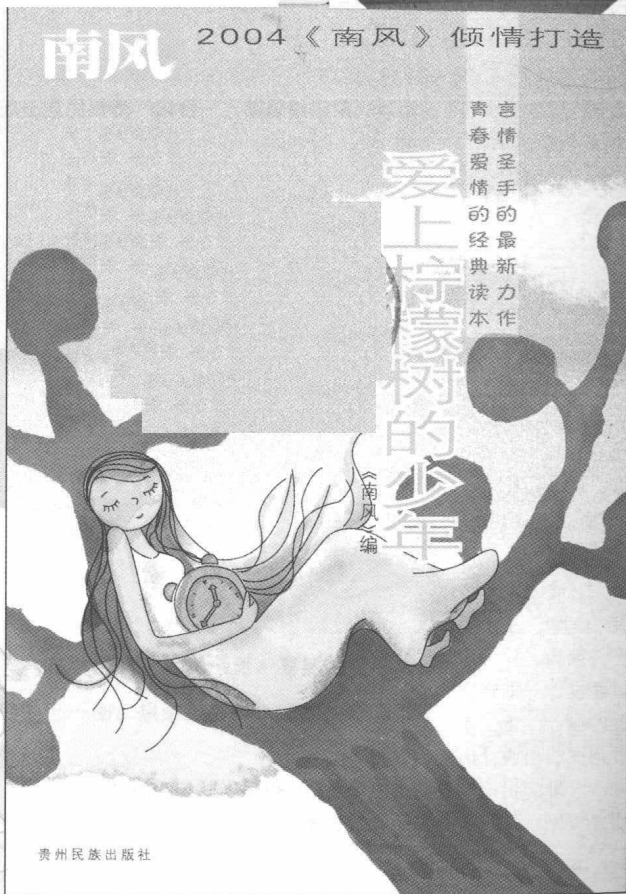
2004《南风》倾情打造

言情圣手的最新力作
青春爱情的经典读本

爱上柠檬树的少年

《南风》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上柠檬树的少年 / 《南风》杂志编辑部.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11
(南风情感丛书)

ISBN 7-5412-1233-4

I. 爱... II. 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7172号

爱上柠檬树的少年
《南风》情感丛书

编者:《南风》

策划:王士明

责任编辑:刘磊 吴晓敏

封面设计:刘晓文

美术设计:黄东 吴志坚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邮编550001)

印刷: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1/32

印张:8

字数:130千字

版次:2004年12月第1版.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2.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爱无所不能

城市喧嚣。心情游荡。爱情在四处奔跑。它的影子很长，长到青春的尽头。我们却从未放弃寻找。沿着它的脚印追逐，像一种信仰。

心跳。对，就是那种感觉。情不自禁的，满怀期待的；美丽的，忧郁的；坚强的，脆弱的；花开花落的，擦肩而过的，刻骨铭心的……

这些爱情，会让我们觉得无所不能。像常青藤，蓬勃着生长，爬满我们青春的墙。并且，勇敢穿越。或者，还会长出翅膀，开出荼靡的花，有彩虹一样的颜色。在我们眼里，天空如此辽远，世界从此不同。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爱。爱到痴，爱到狂，爱到天翻地覆，爱到海枯石烂，爱到生物钟都紊乱，爱到时间都凋零。

因为我们正青春。因为爱情不老。

同样，因为爱情，文字更加永恒，透过纸张，在心里掀起波澜，雕刻我们的时光。

同样，因为有爱，才有《南风》。

你们的爱，如此汹涌，让仅改版两周年的《南风》，有了如此迅猛的成长。此刻，它就像一位白衣翩翩的少年，迎风而立，注视着眼前那片无边的绿色原野，唱着只属于锦绣年华的歌，听，风在往爱情的地方吹。

我们也爱《南风》。像自己的孩子，一丝一毫，都倾心呵护；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这本书，汇集了《南风》里众多的为大家所钟爱的言情圣手，每一篇，都是他们的倾力之作。种种爱情滋味，被他们的生花妙笔，描摹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此动人心魄……

这，算是对大家施予《南风》之爱的报答，也是我们对自己的鼓励。

爱无所不能。你们会爱上这本书，就像你们，爱上青春森林里，那棵长满爱情的柠檬树。

——《南风》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8 《狮子先生》-----榛 生

我站在那里，看到斜阳淡淡，很快浸透了古老的北京。而我所爱的人远在丹麦，他有着金色的头发苍蓝色的眉眼，他有着金子一般的情感，他是我心中的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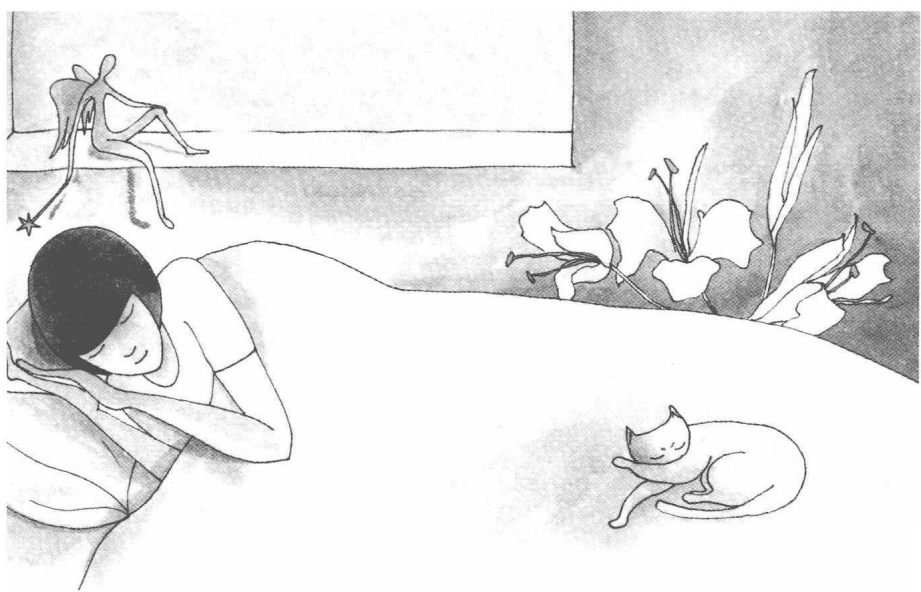
26 《丢失了爱情的女孩》---朱品燕

他们只恋爱了三个月。有什么关系，新娘仰起脸来说，我暗恋他四年。没有什么可感觉羞愧。值得耻辱的，是感情的破碎结局，而非艰辛的过程。

46 《爱上柠檬树的少年》

-----坏蓝眼睛

他的爱情为我而迸发，不，为蓝色流血事件而迸发。他们相爱，爱得轰轰烈烈，风风火火。他甚至不知道我的电话，我的声音甚至我真实的性别，就已经爱到如火如荼。我欢喜又辛酸，不能不沉溺。



68《忽尔今夏》----- 齐子儿

又一个季节从我微薄青春里不声不响地消逝掉，快得如同长大，如同生命，真的是一恍惚的事儿。只是，我再也不敢轻易许下永远了，就像我曾经烂熟于心，以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苏然的电话号码，如今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84《空城追逐》----- 宋 宋

我只是一个不小心罢了，翻开美丽的时候忘记了背后隐藏的反义词。我总是看着太阳的纯洁光芒想像着月亮的光华。我忘记了有些事情直抵美好之后，落进手里的全是悲哀。

108《下场雪，你和谁在一起》

----- 拒 绝

周挚紧紧抱住了穆雅歌。雪光和灯光映着她美丽的脸庞，她的眼睛像潋滟的湖，盛着恋爱中的水，两条没回家的鱼。周挚笨拙地吻住穆雅歌。身边车来车往，因为下雪，路滑，车速很慢，每一辆车都好像在向这雪一般圣洁的一刻行礼，见证这无瑕的爱情。



136《锦绣年华》-----衣露申

他不知为什么，不肯与她并排坐，只坐在她的侧前方。面孔永远向她这边侧成45度角，时不时看她一眼。有时两人目光相接，他会微笑，但面孔上却有一点忧虑，藏在微笑的下面。

152《专宠》-----红花继木

我狠狠扯下窗帘，猛然疲倦。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喜欢宠一大批女子的男人，又有何理由为其踟蹰？

164《莫离的蓝色悲哀》-----洛上千栿

我的眼泪落下来。我开始在电脑里写童话，童话里有美丽的画面没有眼泪。我愿意告诉所有的人，有爱真伟大。这样的童话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自己。

190《桃花面》-----水中云烟

背影，是熟悉的娇媚婀娜，禁不住靠近。女子渐渐回转身，映入眼的，却是伤毁的大半张脸……你说，我美么？这毁的脸，真像极了绝艳盛开的桃花。女子死命拉扯着董毅，无法挣脱。毅，别离开我……

206《董家花园》-----蔓殊菲儿

生命是在刀尖上的舞蹈，流着鲜红的血，剧痛着也要顽强地支撑下去，并且一定要舞至绝美。而硕大的花园仿佛沉重的铅块，再惨烈的呼号都牢牢地铸入其中，没有透出半分的可能。就像董氏那些明争暗斗的妻妾，衣鲜食美的表象，寂寞残忍地搏杀，最后全都被大肆地蹂躏屠戮，践踏为泥。

246《旧街》-----连 谏

生活，会让天下女子以爱情的名义穿越婚姻，完成从天使到凡妇的蜕变，因为太爱，所以不忍。一旦爱情被仰望就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去，永远生长在心底。根明宁愿成为停留在喜婴记忆中的一道旧街风景，亦不做亲手折断天使翅膀的人。很多事，没道理可讲，比如爱情。



我站在那里，看到斜阳淡淡，很快浸透了古老的北京。而我所爱的人远在丹麦，他有着金色的头发苍蓝色的眉眼，他有着金子一般的情感，他是我心中的王子。



狮子先生

文 / 榛生
图 / 张艳超

[绝非善类的男人]

我和麦壳在地铁里醒来。

“反了？”我大叫。

“反啦！”麦壳也大叫。

我们坐反了地铁的方向，而此时已是深夜10点20分，苹果园站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最末一列收班地铁，这意味着，我们将被困在北京城的最西边，除非我们打算花大价钱坐深夜的出租车回到地处遥远东部的四惠。

我看着麦壳，麦壳看着我，我们面面相觑，大眼瞪着小眼。

最可怕的当然并不是坐反了地铁，这世界上有一种事情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有一种事情叫做祸不单行。在这节空荡的车厢里，除了我们两位乘客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大个儿的、毛发森森的、看起来绝非善类的男人。

并且，这个男人还是个外国人！

他如果是一个稍微正常点的外国人也就罢了，他还非得穿得这么五色斑驳，表情还非得这么恬不知耻，满头卷毛像从前正大综艺播的那个《侠胆雄狮》里的文森特一样，乱得让人直想替他剃掉。当然，在两个惊恐女人的眼睛里，他的外形一点也不像强盗——更像个来中国捡破烂儿的凶狠乞丐！

我摸到麦壳手臂上又大又圆的鸡皮疙瘩，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脸好青啊。”

我们俩在六月的地铁车厢里，忍不住打着地震一样的哆嗦。

麦壳小声对我说：“等会地铁停了，我们一定要走在这人的后面。”

我点头同意。

地铁里传来“古城站到了”的温柔女声，为数不多的几名乘客分别从各自

的车厢里走出来，显得深夜的地铁站更加肃杀。狮子王也下来了，看着他走远，我和麦壳身上的血才总算流通。我们手拉手，蹑手蹑脚地走在他远远的后方，生怕加重了脚步引起他的注意。我知道在那个深夜我们绝对有损作为一名中国人君子坦荡荡的国格人格，我们的样子看上去猥琐极了。

可是，还没走出五十米，狮子王忽然回了头，脸上露出一丝淡得难以捕捉的笑容。

[请你不要跟着我们]

和麦壳做了十年好朋友，这点默契我们还是有的。狮子王对我们微笑，我们同时装作没看见，只一味闷头闷脑同时胆战心惊地走路。

这时，狮子王开始说话了。他用英语“嗨”我们，那声调简直称得上狎昵。他像从地平线下冒出的毒蘑菇一样，从地铁站口盛大无比地生长出来，追上我们。

我和麦壳已经被激怒了，仗着在疯狂英语小组混的那点口语，我对这个外国乞丐说道：“请你不要跟着我们！”

麦壳则大声嚷嚷：“再跟着，我们会报警的！”


这个人叹了口气，耸耸肩膀，翻翻白眼，回我们一句英语：“我只是觉得你们可能需要帮助。”然后他就大踏步走到我们前面去，显出自尊心很强的样子。

“如果他回过头来对我们不老实，你就用你的大包往他头上抡。”麦壳说。

“那你呢？”我摸摸大包，不知所措。

“我马上去公用电话报警。”麦壳看了看四周，确信公用电话这种东西即使在夜里也是存在的，才转过头来看我。

“喂，干吗是我抡？你抡，我报警。”我回过劲儿来，立马逃避危险。



“噢，我们干吗要跑到公用电话报警，手机呢？”麦壳比我镇定，理智尚存的她想到了我们都有手机。

“对呀，手机手机！”我随声附和。

我们低头各自在手机上按下“110”三个数字。

再抬起头，迎面看到的是一件五颜六色的破衬衫。往下，一条膝盖破洞的牛仔裤，再往下，一双踩得很烂的篮球鞋；往上，一簇金黄胸毛，再往上，金黄胡子。啊，我们同时尖叫：“狮子王！”

狮子王嘿嘿一乐，出其不意地露出细小洁白的白牙齿，然后他用比我们还流畅的北京话说道：“两位小姐，用你们的大包抡一位国际友人，是多么没礼貌的行为啊。”

[谢谢你的好意]

我们推辞了好几遍，“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自己想办法，不用你的车，谢谢你，狮子先生。”

狮子先生是他刚刚自我介绍时特别声明的称呼方法，“我叫Jensen，我是丹麦人，不过你们可以叫我狮子先生，哈，这是个可爱的名字。我已经来中国三年啦，我就住在这附近。我有一辆车，虽然有点破，但我可以带你们回去。”

我们怎么敢大半夜地接受他这出其不意的热情。我们跟他告别：“再见了，狮子先生，谢谢你的好意。”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再次感谢。”

“那好吧，两位再见。”他拗不过我们的倔强，转身走了。我们都发现，他说话时远比他不说话时和善，奈何我们是天底下最胆小的傻瓜，我们不敢相信他。

我和麦壳开始徒步而行。出租车在身边一辆一辆开过，而且都是空车，可是我们不能坐，如果坐了，我们就是两个食言的人，那是多么令人鄙视的一类人啊！而我们不是在出发前就发誓说，要节俭朴素，要用最少的钱，逛最多的地方吗？

[真正的危险]

走到八角游乐园那儿，离八宝山可就不远了。


很多北京题材的鬼故事都是以这儿为背景。比如这个：

一个女孩深夜回家，坐地铁，发现整个地铁空空荡荡，女孩很害怕，就进了最前面的车厢。这样，就算整个地铁都没人，还会有司机陪她。女孩看着司机的后背，不知不觉睡着了。可是，当地铁到达八宝山站时，女孩往司机的位置看了一眼，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连司机也不见啦，而地铁正以全速向前驶去……

麦壳把整个人吊在我身上，其实我的动作也未尝不是如此。我们这样累累赘赘地彼此攀缠着走路，很快引起了麻烦。前方不知何时窜出三五个HIP-HOP装扮的少年，大半夜不睡觉，在那儿玩滑板。其中有一位脸上有疤的向我们走来，在路灯下看，他的身材格外像故宫里被八国联军砍过的铜水缸。他拦住我们的去路，问：“有烟吗？”

也许这是他特别的搭讪方式，我和麦壳能够理解。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了，比起刚刚的狮子先生，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他的同伴也围了过来，“嘿，跟我们一起玩玩吧。”他们的邀请比狮子先生的邀请可爱多了，但他们的语气吓得我们屁滚尿流。

我们不说话，换个方向走，他们便换个方向阻住路。我们抬起头，露出示



弱的笑容，他们就用逗宠物的耐心表情看着我们。我们急了，叽叽歪歪地说：“你们走开。”他们就满意地哈哈大笑。我们哭了，我们左突右冲。这时候，他真的散了，而远处，正有一辆发出拖拉机声响的破汽车向这边开过来。

狮子先生！

[用八卦的方式缓解心理压力]

我们坐在狮子先生的车上，在凌晨一点到达了福定庄也就是我们的学校所在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这位好心人的感激，只是不停地说着“Thanks a lot”。而狮子先生回给我们字正腔圆的礼貌用语：“不用客气，再见！以后多加小心。”

他跟他的车很英雄主义地消失在夜色里，他跟他在地铁上留给我们的可怕印象完全背道而驰了。想起他淡金色的睫毛苍蓝色的眼，我和麦壳同时声泪俱下地表示：看走眼了！其实，他好靓仔！

就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安全的夜晚，可是我们却又失眠了。这一夜我们经历了太多劫难和救赎，我们不得不用八卦的方式缓解心理压力。

“我觉得狮子先生是基督徒，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善良呢。”

“但万一仅止是好色呢？你知道，好色的人有时候也表现得很慈祥。”

“我又没色，除非你有色。”

“没色？你知道吗，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女人漂亮的的就是丑的，丑的才是漂亮的。哇，你是美女。”“我打死你，死麦壳。”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吃早点，在南门的油条豆浆铺子外，我们意外地看到了狮子先生的破汽车。就像看到一只蜗牛完整的空壳而蜗牛本身不见了，一种不详的预感笼罩了我们的内心。

“他会不会深夜遇到危险？”我愁云惨雾地皱眉头。

麦壳白了我一眼，“不会的！”显然她已经把狮子先生当成自家人了，“好人有好报。”她乐观地说。

[我是个染匠]

中午的时候，我和麦壳又去那个早点铺子吃饭。当然，在中午这家小铺子已经变成了午餐店。我们要了饺子，一回头，忽然看到一个傻大个儿正在那儿有滋有味地吸溜着面条。

狮子先生！

他冲我们明眸皓齿地笑了。这个外国人啊，他的头发固然很乱但却很干净，他的鞋子固然很烂但也很干净。他的脸，雪白雪白的，有种阴郁的干净，他根本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好人，哪里是奇形怪状的坏蛋呀。我们跑过去，和他坐一桌。他停下咀嚼，招呼我们：“你们才吃饭吗？”

“是的，我们看到你的车停在这里，你没有回去吗？”

“甭提了，我的车送完你们就没油了，索性就在车上睡了一觉。”

原来如此，我们想着狮子先生没有刷牙就吃饭，难免有点儿恶心。

“我刷牙了！我在车上备有洗漱用品和水。”狮子先生冲我们眨眨眼，把我们的心思全看穿。

“呃……很高兴你刷了。”麦壳用昨晚突击的几个丹麦语的单词拼凑出这样一句话。

“狮子先生，你是不是基督徒？”我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猜呢？”

“因为你很善良，肯帮助别人。”

“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品质啊。”

他说完这句话，我就沉默了。他说得多好啊，帮助别人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品质。我看着他的苍蓝色眼睛，它像北方冬季的大海那样庄严，我不得不仰起头。

“狮子先生，你是画家吗？为什么你的衣服上总是五颜六色的？”麦壳问。

“我不是画家，我是个染匠。”

“染匠？你开着印染店吗？”

“对啊，我从前在贵州，跟一位师傅学习扎染和蜡染，现在我在北京开了一个店。”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狮子先生的院子，看到院子当中晾着好多彩色的蜡染、扎染，就像一段彩虹落在院子里，连灰色的胡同也被点亮了。

狮子先生给我们一人一只小板凳，“你们怎么不相信外国人会做中国的手艺呢？”他撸起袖子，拿出一块白色棉布，随意地选取了棉布当心的位置，把它用绳子紧紧束住，打个结，然后放在蓝色的染料里。隔一会，捞出来，展开，漂洗，这样，一块白底蓝花的扎染就做好了。

他说：“女孩子们，你们应该热爱你们祖国的手艺啊。”

[有关布和颜色的魔术]

整个下午，我们和狮子先生在一起，看他把白色的布弄出各种奇异的图案，看他把布晒干，整理，看他虎背熊腰却又温柔无比地变一种有关布和颜色的魔术。

一个人如果热爱一项工作，做的时候就会有种精心，灵巧、真诚。这些形容词使狮子先生变得十分性感，我和麦壳都看呆了。

我很想对狮子先生说，可不可以收我做徒弟，我会好好学的。可麦壳先说